

晉冀魯豫邊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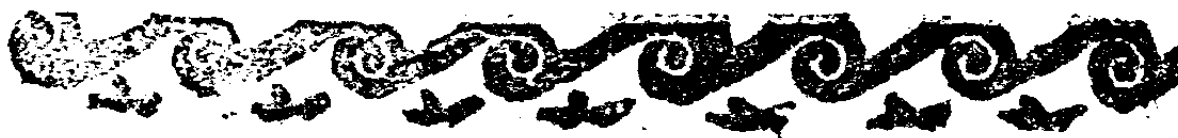
文抗創作小叢書之一十

彈唱小五王

劉行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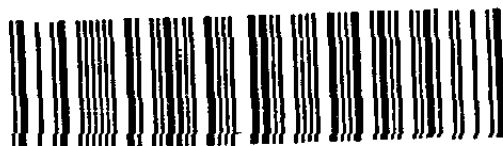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區邊豫魯冀晉
一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五王小唱彈

著等衍 劇



3 0600 5015 4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彈唱小王五

國邊豫魯冀晉
一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著者：

劉

衍

等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二〇〇〇冊

目 錄

盼喜報.....	阮章競	一
鐵牛的話.....	一新	五
夫妻頂嘴.....	爾荷	九
山西黑暗的三十年.....	江橫	一二
彈唱小王五.....	劉衍洲	二三
出擊.....	小空	三一
主席台.....	胡征	四五
大進軍.....	盧甸	五二
人民功臣熊五保.....	劉金堂	五五

盼 喜 報

——一個士兵妻子給丈夫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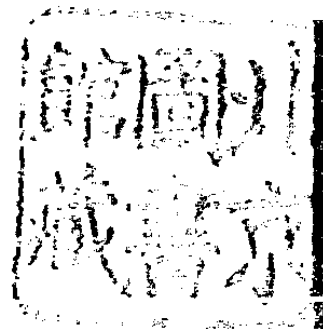
孩子他爹爹××同志：
門前柳樹綠了梢，
冬盡暖來春天到，
祝你在前方身體好。

那天給你剪鞋幫，
多大多小我不用想，
一擱極長來再加三指，
不肥不瘦合腳樣。

忽然聽得鑼鼓響，
八音吹打來村上。
想是咱村誰娶親？
勞動英雄又受獎賞？

家家嚷着「快來看」，
小孩們拉爹又催娘。
我放下剪子跑出去，
瞧瞧爲甚麼洋洋？

比 章 鏡



數不清的楊樹數不清的人，

丈八紅圍抬進村，

斗大的黃字綉得真

都說黃海立下大功名！

東街南街轉三轉，

光蠟蠟的喜報貼門旁。

黃海的媳婦好喜歡，

連別敬水手腳忙。

院子街門人擠滿，

區長唸起獎功狀，

鉅野攻城英雄漢，

咱村黃海上頭榜。

村裏擺席請他爹娘，

門前掛匾好風光。

唱戲三天大慶賀，

中狀元也沒這排場，

咱村人人精神爽，

黃海的媳婦更漂亮。

街頭巷尾都稱讚，

賣家出了個好兒郎！

我瞧罷人家就想自家，

想起你人材不差。

論你的人材比黃海，

半斤八兩不上下。

去年參軍你多爽快，

頭個報名把人帶。

紅花綠葉掛胸前，

我一瞧見就臉光彩。

婆姨俺媳都誇讚你，
問我怎修下這好女婿！
靜靜思思悄悄想；
料定俺哥自有出息。

你瞧人家多光榮，
爲甚你還沒立下功？
莫不是病了沒去打？
莫不是你們連沒調動？

春風吹、草發芽，
加油早把功立下。
人民軍隊爲人民，
爲了大家也爲了咱！

我要給你縫個好暖肚，
補一枝快槍補一把鋤！

再縫個桃兒作個心，
我的心兒要記住！

帶着快槍的是英雄漢，
扛過鋤頭的都能幹，
補成暖肚繫哥身，
千山萬水保平安。

你喜報隔門我定補成，
誰也不許塌下眼。
你是英雄我光彩，
我的巧活兒你喜歡。

十年栽樹萬年歡涼，
一人立功萬人敬仰！
願過留聲人留名，
喜報值黃金千兩。

再說咱家重美氣，
又分到二畝好水地，
村裏代耕特別好，
地堰修壘得整齊。

孩孩越長越像你，
又能又費又俏皮。
扛棍做槍又紮草人，

學人槍崩蔣介石！

爲好時光要打好仗，
爲咱孩孩要除老蔣！
漳河的河水咋啦啦，
我的光榮在你身上！

一九四七、三、二八漳河畔上。

鐵牛的話

從小，

人家叫我鐵牛；

實在是，

你看我的膀背舉頭。

我不願受窩囊氣，

可是先前的世道，

你再有力，

也是牛犢掉到井裏。

我小的時候，

我爹給馮朝種地。

用的是牛馬力，

吃的是猪狗食。

這還不算啊！

有土匪了，

地主爲保護自己的東西，

逼窮人拿槍站寨；

他還說——

誰死了給誰十畝地。

土匪過來了，

殺了十幾個種地的，

我爹也在數裏。

血淌到血淌裏。

我和俺娘抬他到家，

沾了兩手血，

二脚泥。

娘兒倆哭了三天三夜！

賣不起棺材殮埋，

裹了床上的破席。

土匪走了，

沒良心的地主，

一字不提。

惹罵窮人沒種，

罵窮骨頭不出力。

那時我小，

氣仇冤在肚裏。

大人死了，

東家抽走了地。

我和俺娘。

求熬告奶要飯，

跑東跑西。

踏着雪，

八個村喊回半碗窩窩，

論飯量，

不夠我幾嘴吃的。

飢肚子喝飽了北風，

兩條腿踏爛了汗泥。

自從來了——

咱八路軍共產黨啊！

報上替窮人說話，

政府給窮人出主張。

俺這窮受氣包子，

才敢搬出老年陳賬。

成立了農會，

鬥了馮朝，

得了土地。

過了多年的苦水，

出了多年的冤氣。

窮漢子也會成家立業呀！

胖孩子叫章起。

我和他娘再不哭了，

因為有了地，

不會不歡喜。

蔣介石來打飯碗，

我沒向老小吭聲，

躲上了前線。

火線上背回受傷同志，

擡到担架上，

抬到醫院。

二次回去，

碰上老蔣的傷員，

他們喊我，

我就說——

疼會吧「老總」，

不得閒。

也真是，

替敵人動彈，

有點太冤。

心裏直想——

砸死個王八蛋。

又抬回掛了彩的弟兄，

才把心放寬。

任務完成了！

區裏開會表揚。

我這心裏，

止不住的慌慌，

像搗蒜小槌一樣。

想：

我做上這麼一點點，

便戴紅花嗎？

實在不敢當。

吃完飯回來，

我唸着國長的語——

爲了保衛門爭果實啊！

拿出所有的力量！

夫妻頂嘴

周 符

——拉碌軸歌——

東街劉新房，拾舊兩大筐；
回家吃早飯，老婆沒起床。
不由心起火，罵聲罵婆娘；
人家刷了鍋，你還睡熱炕。
老婆不高興，慢慢下了床；
身靠炕沿邊，對鏡細端相；
拍拍新棉襖，隨口接上腔；
沒見大早起，就把人腳壓。

新房把腳躁：看你寒信樣！

剪毛牛馬簪，亂髮披眼旁；
衣裳像蒜皮，新舊都套上；
你覺得洋氣，活像母豬樣。
人家翻身過光景，你越翻身越眼狂。
老婆臉一紅，你這窮酸樣！
沒脫窮胎毛，不會把福享；
吃飯咱拿麥子換，人家做的比咱香。

新房說：想從前——

種上棉花咱穿着單；收下糧食餓肚

腸。

眼淚偷往肚內嚥；一遭臘月就躲賬。

那惡霸——

樹上沒巢他打三竿，河水無風三尺浪；

行路拉着圪針走，沒有雲梯把天上。

咱如今——

窮根剛拔掉，富苗才安上；

你先很能受，怎麼變荒唐？

老婆說：想從前——

村外沒咱一畝地，村裏沒咱一間房；

脚踏人家地，頭頂人家天。

想吃白饅饅，夢也夢不見。

想穿花洋布，死了再轉轉。

到如今——

水田整八畝，麥苗一大片，

粗布二三疋，丈五鐵官殺，

桌椅和櫃箱，犁耙樣樣全，

麥子三四甕，瓦房五大間；

過去受罪無奈何，如今爲啥還熬煎？

新房說：要認清——

鬥爭果實像池水，天不下雨就旱乾；

勤儉勞動是泉水，細水長流萬萬年。

如今填平又補齊，過了這村沒這店；

要不好好過光景，火燒眉毛在眼前。

老婆說：

男女要平等，不許你來管！

俺要吃，俺要穿；

俺下海，俺上天，俺想雲來俺行船。

新房說：“

你個懶老婆，又吃又好穿！

砍不尖，鐵不圓；

燒不紅，打不爛，四面下線不成緣。

老婆說別罵，萬一要變天？

世道不穩，勤儉也枉然；

穿了是賺頭，吃了肚子圓。

新房說不能，萬沒這事情。

老蔣比春雪，咱像夏日紅；

他像小魚離開水，咱像蛟龍跳海中；

他像秋後螞蟥要自滅，咱像春天竹筍

日日昇。

他蝦蟆想吃天鵝肉，結果是飛蛾自投燈。

老婆抿嘴笑，一覺才睡醒。

瀟水點豆腐，俺已腦子清。

從今後，咱分工，

俺也會打算，俺也能勞動。

俺紡織，你耕種，

看看咱倆誰英雄！

看看咱倆誰英雄！

（完）

山西黑時的三十年

江 松

開場白

七月十五月亮圓，

老鄉傳說是『殲鬼』的一天。

在洪洞那天！

不是『殲鬼』，

是『殲』老頑固。（註一）

老古姓個個喜眉笑臉，

喜幸的是熬過了三十年的黑暗。

盤石至今頭一次翻身紀念，

平毀了封建堡壘古城垣。

九月初，一個晴朗的天，
我溜縫到鐵路邊。

旁邊有一片菜園，

蹲着一個白鬍子老漢，

正在那裏編草辮。

他問問我，我問問他，

鄉裏鄉親說到一股線。

我問到熬過去的生活，

他長嘆口氣沒答話，

只眼睛翻了幾翻，

露出一臉的苦和冤。

三十年受盡折磨和災難，
他低訴了，又高談。

那悲憤怒罵的聲音，
代表着廣大人民的舊愛和新怨。

句句敲着我的心，
好像汾河平原的奴隸們，
都在喊冤，都在揮動了鐵拳！

第一部

老弟啊！

提起舊事真傷情，
咱家就在洪洞城。

帶帶做莊傢，

世世苦窮。

俺名喚銀兒，張姓，

今年已是六十整，

從前清到民國，

那時俺年紀還輕，

只聽得一陣傳說：

「推翻滿清，造福民衆。」

可是割了菠菜的種蘿蔔，
吃不上菜的還是窮百姓。

民國初年，

咱家還有——

院落一座，薄田半頃。

到和今只落得兩手兒空！

民國六年，黑暗上加黑暗，

山西變成閻家『江山』。

他實行什麼『整理村範』——

「當兵納稅受教育，

爲人民義務三端」，

俺犯吃人學娃喊。

我哥叫抓兵到太原，

第二年就逃出了狗彘錄。

受教育？

窮也進不了學堂門檻，

納稅——餉樣樣不能怠慢。

十四年冬天，糧款越緊越緊。

樊鍾秀兵入峻極關，

生逼得我爹跳了崖！

老弟啊！提起苛捐雜稅，

真恨死狗彘的老閻：

除去兩塊八的厘銀不算，

還有十九種縣公款，

好多種解省的稅捐。

拿不盡的捐，

出不完的銀，

半年叫咱變賣了十畝肥田。

咱，打早揀黑拚命幹，

但，仍是少吃沒穿受熬煎，

唉！一年不如一年！

第二部

一年——勤，

四季——忙，

忙忙碌碌，

捐軍銀。

十九年天寒地凍結冰山，

將國鴻南北起大戩。

拔新兵，捉壯丁，

官催銀，軍催糧，

害的咱百姓六畜不安。

老閻還沒望到陵園，（註二）

北京倒退了國幣裏潮氣！

得鈔大跌不值屁錢，

鬧騰下野出走大連。
 害得咱百姓一塌破產，
 糧食賤得和骨鈔一般。
 賠了糧食不夠出負擔，
 逼得俺吃菜噉饅頭。
 最後的家常——十畝河灘，
 連買帶典踢踢了個淨乾！
 地是骨頭人是肉，
 命根子叫完全咬斷。
 哥嫂開了起火店，
 我和姪兒去打柴賣炭。
 蔣閻爭江山引來王八蛋，
 日本佔了東北大好河山。
 幾子幾人搖身一變，
 老闆坐上日機又回河邊，
 還改頭換面坐了綏靖大官。
 實行『土地村公有』，

（註三）

『按勞分配』，『物產證券』，
 『綏靖』共產，實保『江山』。
 他『真真泥腳棍』，
 專會打細算盤，
 有利的買賣他都來鑽；
 明說『限期禁煙』。
 實際閻錫山專賣鴉片，
 名叫藥餅，還是大煙。
 私抽要罰，不抽強散；
 抽了沒錢，拘你進監；
 你看這事多麼混蛋？
 我哥起火店代銷了『藥餅』，
 他兩口兒沒來頭煮上大煙。
 代銷『藥餅』虧下一大攤，
 沒三日兩晌就把店門關，
 丟的一點兒小家當收拾完。
 吃了稠飯沒稀飯，

（註四）

（註五）



姪女靈芝年十三，

五十塊銀元賣給劉家做『丫頭』。

烏鴉窩裏一根子打亂，

一家家人割心肝。

閻王三更要命等不到五更天，

我哥逼走上太原，

拉洋車拉不轉，

別的活兒輪不到他幹。

飢寒交迫頂不翻，

活活餓死在督軍街！

第三部

團錫山骨頭軟，

討好日本『防共產』，

壓迫抗日，提倡造產。

命令討付成立『好人團』，

強迫百姓把『防共歌』唸。

就認得不能下地去動彈，

唸不會的還要罰跪頂磚。

我叔叔——一個六十歲的老漢，

受不了這骯髒氣一命喪『黃泉』。

二十五年春天，

老賊殺人殺的紅了眼，

在太原殺的青年有好幾千，

在洪洞抓的窮年也滿了盤，

死去的人可真冤。

我姪兒過大年，

腰繫紅綢帶身裝銅制錢，

官府裏沒眉沒眼，

血口噴人說他是紅軍探。

命令傳下要把他刀砍，

這才左出連右出連，

二十塊銀洋買動承審員，

重審改刑判了一年監。
抓一個有五千「賞錢」。
他們這些狗日的財迷了心肝，
怎肯不胡賴胡騙！

第四部

天也轉，地也轉，

二十六年，

人家就都說鬼子進了關。

鬼子兵進佔北京皇殿，

沒見老闆出兵平亂。

小日本打進雁門關，

老闆才哭着「守土抗戰」。

真抗戰？假抗戰？

其實是老賊裝門面。

日本還沒佔太原，

老闆已經嚇破胆，

心兒裏怕，腰兒裏軟，

顧不得「反共」顧「逃反」。

沒明沒夜的往臨汾撤，

咱在鐵路邊親眼看見，

「官比兵多，

太太比槍多，

跑的比在的多。」

日本人又進攻晉南，

老闆嚇着小毛驢，

一股勁兒往西吃草。

過黃河淹死的人上萬千。

拋棄下的百姓哭連天。

逼老賊呀，壞了心肝，

那裏還把百姓管！

咱窮百姓沒吃穿，

到那裏還不是雞上加雞？

我和姪兒正下地動彈，
國老爺硬抓我姪走蒲縣——

替它們送太太送洋麵，
剛剛送到黑龍關。

咱就連夜偷跑往回逃，

東西南北大路上兵慌馬又亂，

咱腳就不敢停點——

一直跑在洪洞南垣。
(註六)

租種了水地二畝半，

掙的担山把嘴趕，

一年四季兩頭短，

種地的人兒流血又流汗。

緊動彈慢動彈，

兩手趕不上冷屁眼。
(註七)

日本人「強化治安」。

六十一軍突擊要款，

南垣上的百姓遭下大難，

假金子怕「火煉」，

這老賊呀翹了臉，

日夜就心留在太原的財產，

住土窯洞他不舒展，

吃小米爬山路也熬不慣。

東盤算，西盤算，

一心進太原把兒皇帝幹。

臨汾談判，太原談判，

對日本爸爸保財產。

「聯日反共」他來幹。

第五部

騎毛驢爬山比坐汽車慢，

老闆主意打定當漢奸。

二股黑旋風滿地轉，

老闆發動了十二月政變。

六十一軍搶佔了南垣，

大燒大搶雞犬不安。

張口是打八路，

閉口是滅共產。

咱村裏殺了十三個青年，

多少閨女媳婦兒也叫強姦。

咱老漢叫抓去做偵探，

咱不願去打得全身腫爛。

姪兒躲在地窖裏不敢露面，

老嫂給人家做飯還得潑磚。

咱雖是個莊稼漢不懂世面，

對老闆的行事確是看穿，

自己當漢奸，不容人不當漢奸，

自己不抗戰，不容人抗戰，

這老賊呀！究竟長的啥心肝？

它對老百姓恨的毗鼻子瞪眼，

對日本人親的比爹還粘，

你不打我來，我不打你，

日閻吊開膀子耍眉眼！

一恨，二恨……

恨得人，火燒心，

南垣上安下『聚寶盆』，（註八）

『聚』來『聚』去沒有人，

種地的拔了兵，

當兵的跑個淨，

牆高舌長走了風，

我姪兒也叫『聚』成兵，

走時娃叫嫂喊哭成淚人兒，

槍托子逼得他不去不行。

餓狼撲羊少吉多凶，

紡來織去都給了那難種。

越想越苦，難活命，

老嫂一氣跳了井。

二畝半地歸了公，

我老漢也活不成！

地裏長得黃蒿埋人頭，

不搭搭的地沒人耕。

閻錫山盡幹的壞事情，

越壓下去越沒有老百姓！

刮過了十二年殺人風，

家家戶戶一撲拉空。（註九）

睜眼睛子黑洞洞，

咱老摸指上被子打忙工，

主家們都嫌咱老不中用，

這才到菜園裏度殘生。

種菜也叫日本人害的怪慘零，

好在咱只管吃米不盤算掙。

第六部

在菜園子裏鋤草，刨坑坑，

只盼把『老皇』早滅清，

咱老百姓享太平。

誰想『老皇』投了降，

又回來這個老妖精，

狗目的們一佔洪洞城，

便把菜園收拾得乾淨。

嘴上說是『三年免徵』，

手拿繩兒拴到你脖頸。

八年的糧款短不下一宗，

給了『老皇』沒給老闆不頂用。

好老弟，你聽聽，

說書唱戲裏頭那有這種殘民事情！

八年他把百姓丟火坑，

今兒反倒來居功，

好一個沒臉的老吃人蟲！

咱一輩子當光棍一輩子打忙工，

閻府裏還要把人口稅徵。

錢沒錢力沒力一繩捆去做苦工，

築壘修城不叫吃飯不叫消停。
咱頭昏眼花，腰硬腿痛站不定，
王八日的連罵帶打要趕工。

白天心痛，黑地不能入夢，
忽地傳來大砲聲。

東一忽咚，西一忽咚，
從東方冒出一顆「救星」。

趕走了那夥王八旦，
救出了咱百姓！

老弟，老弟：
你們真是天兵，你們真是救星！
不打罵，講和平、真愛百姓，

不嫌老，咱跟你去行不行？

唉！在黑暗的三十年中，
已經受夠了苦痛。

我的姪女靈芝，姪兒丙丙，
我要問老吃人蟲討回你們的性命！
討回你們的性命！

他們糟踏了你們生香靈！

他們拆散了咱一家人！

有仇報仇，有仇不報是懦種。

我看狗日的老闆這「土皇帝」，

也快坐穩不成！

也快坐穩不成！

一：洪洞城從舊曆七月十五日開始掃清外國據點，到二十日下午，全城即為八路軍解放并續將城牆平毀。

二：即南京中山陵。

三：閻錫山之故鄉，五台縣。

註四：『鑄山專製又官設「燕餅」，鑄山山西食統，并作為各縣行政任務之一。』

註五：『餅吃了這頓沒那頓之願。』

註六：『曲陽東南一帶，俗叫南垣上。』

註七：『終日辛苦還吃不飽。』

註八：『自稱「兵農合一」如「聚寶盆」。』

註九：『山西十二月收糧時，開軍所到處攔拉一空，因之老百姓稱呼之為「攔拉隊」。』

彈唱小王五

劉軒制

(一)

王家繁有嗣小王五，
王五命乖黃連苦。

清水煮菜湯呀湯裏撈，
肥牛沒吃過一頓飽。

羊毛的羊兒過不了冬，
交九的天哪他光着腿。
房簷凍的喇叭長又長，
兩根鼻涕掛在嘴唇上。

磨道的毛驢轉着拉，

爹爺看活在此主家。

寒天喜下雪鵝呀鵝毛片，

六月的日頭火呵火炎炎。

老牛累了撇撇梭，

人累了叫你快把衣裳脫。

沒明沒黑忙個死，

東家罵道是慢抽絲。

馬鞭打馬一打一道印，

馬鞭打人一打一個血淋淋！

要問狠心的東家是那個，

大胆不敢叫聲李志和。

大雁一日能飛千里地，
緊飛慢飛還得落在他也裏。
驢馬成羣槽哇槽頭拴，
錢像流水流呵流不完。
買來硃砂揚紅風，
再比這奢華他也不怕窮。
天下的老鴉一樣的黑，
心硬原屬着財主爺。

(二)

那年王家集上遭荒旱，
方圓一片成了火呀火焰山。
牆頭上烙餅餅烙焦，
漫野窪窪不見一棵綠苗苗。
陰天又加上啊月黑頭，
窮人的時光不如狗。
地老鼠窩裏還有幾天糧。

王五家勺子不動鍋不響。
趁着栽倒推一把，
李五爺要眼放狼牙：
「一顆明珠無哇無價寶，
將你的閨女給我好不好？」
灶洞裏燒火冒黑烟，
王五爹一聽紅了臉。
「人心鐵打石子硬；
四十塊錢逼着我賣親生！
五男二女好人條，
求你五爺抬抬手！」
「牲口不吃不上驢，
不賣閨女我看你活得了！
賣了她來還了賬，
我再開恩給你五升糧。」

貓兒聞腥迷迷叫，

五爺說着哈哈笑，

冬瓜頭搖的像個潑浪鼓，

鼠眼一翻摸着鬚。

鴨子走道掛着扭，

癩蛤蟆一心想吃天鵝肉。

打不怕人餓呀餓怕人，

逼的爹娘下狠心，

黃水滔天沒了路，

親生的閨女換哪換了半斗谷。

(三)

春桃一朵正呵正開花，

王五的姐姐年十八。

雨打風吹花落地，

姐姐臨走哭哇哭啼啼。

霜打了的茄子黑又紫，

李志和今年足有五十四。

梧桐樹上落鳳凰，

老狗哇！怎配同我一張床？

十指尖尖連哪連心肉，

疼的爹娘繞地走。

一把鼻子一把淚，

爹娘看着心呀心成灰。

玉藕兩隻一個根，

王五不願姐姐嫁與人。

財主爺壓人仗着腰裏有，

死罪要俺姐姐活人受。

他粗黑的眉毛擰成繩，

一對圓眼瞪的大又明。

燒水又不能單靠一把火，

賣姐姐的糯米下不了幾頓鍋。

泥人攔不住摔三摔，

連餓加氣娘呵娘瘦壞。

苦瓜不甜青杏酸，

到底逼娘進了鬼門關。

滾油澆心像火燒，

王五爹一條繩子上了吊。

線串淚珠亮晶晶，

撒下個王五孤哇孤零丁。

他知道爹娘爲啥把命喪，

王五爺就是殺人的活閻王！

(四)

桑樹枝啦轉又彎，

窮家人的孩兒誰可憐？

多虧來了八路軍，

減租減息開翻身，

日頭出來滿哪滿天紅，

王五心裏喜呀喜盈盈。

——一條大路明又寬，

這會不幹啥會幹？

李五爺拉他背地裏，

使了軟的使硬的；

「三指沒有二指近，

我是您姐姐心上的人；

你翅膀不全要飛高，

咱們騎驢騎馬走着瞧！」

一人多能把老虎打，

死貓瞪眼我呀我不怕。

黑臉的王五像張飛，

伸着胳膊他攢着錘。

雨淋的貓貓落水的貓，

李五爺轉圈乾着急。

半夜星多滿院子明，
王五啊！翻過身來不受窮。

一盆炭火十分旺，

七畝半地要哇要手上。

棉花桃開花白如銀，

身上的衣服一嶄新。

光棍漢子娶呀娶老婆，

喜的他夜夜睡不着。

更喜臨死人有救，

受罪的姐姐得喇得自由。

春雨澆花花再發，

王五拉着姐姐說了話：

『江米饅子口口甜，

不是共產黨咱怎能有今天！』

(五)

夜貓子上房笑三聲，

秋裏打過來國民黨的兵。

狗肚子長瘡心呀心腸壞。

一脚想將窮人踢下台。

怕不長命認哪認乾親，

美國是他的洋大人。

邪風怪雨頭陣子大，

咋咋唬唬他們佔了沙河壩。

黑夜裏毛賊聚成一窩蛋，

跟着屁股又來了『還鄉團』。

沙河壩四十里地，

就是王五的村子王家寨。

紙老虎發瘋要把人來咬，

小胆的一見財害怕了。

「風口的火亮不易點，窮小子你們這會後悔晚。」
 臘月裏陰天響了雷，喜的李五爺拍手又張嘴：「一窩老鼠早晚滾水潑，快把門的東西加倍還給我。」
 城隍廟裏的吊死鬼，五爺的臉像抹了灰。

冰上跑馬馬不穩，人心慌慌亂了陣。
 「太陽出來就落西，這件事兒該怎的？」
 吃了的東西沒法吐，再說不吐又怕小命顧不住。
 一陣風呵一陣沙，

氣的王五咬哇咬鋼牙。
 火爐乾柴烘烘的看，眼睛紅的就像爐裏火！
 窮人受罪幾千年，抬頭翻身沒哇沒幾天。
 羊肉包子噴噴香，叫狗搶走不冤枉？
 想吃鮮魚別怕腥，王五把道理講給爺們聽，

「常言道：金子不怕大火煉，鋼打的棍兒不能彎。
 天陰不過是一會，害怕縮頭不頂事。
 要想護住咱的好果實，齊心去打毒種蔣介石。
 武裝不是爲別人，」

正爲的自己要翻身！

開了天窗亮啊亮堂堂，
青年小夥揹起了槍。

風擺大旗半空飛，
王五組織起來游哇游擊隊。

太陽一落黑呀黑了天，
陣點邊上他們去擾亂。

東面一槍西一槍，
從黑打到東方亮。

閑下無事熬鷄鳴，
攪的賊兵夜夜睡不穩。

一天「還鄉團」去到他村中，
抓人打人一窩子蜂。

十里山哪擺下九面埋伏陣，
他們藏在犄裏等仇人。

烏槍單打回頭兔，
打的哥小個個歟呀歟屁股。
乾看桌上放着滿燈油，
耗子回窩不露頭。

行船遇上風不順，
李五爺坐船鬆呀鬆了勁，
「早先怨我沒長眼睛珠，
請您大家原諒我個老糊塗。」

貓咬尿泡瞎喜歡，
他話兒說的麵條軟。
英雄大花該着王五戴，
人人學他準保打退反動派！

出 擊

小 查

二

紛紛

雪花在空中飄揚，

屋子裏

紅豆似的蔗油燈放出微光。

約莫是二更來天，

小亮和海棠已經鑽進夢鄉。

可是老胡還不睡覺，

他獨個兒呆呆坐在煤火旁；

滿共才五六天不打「擺」子呀，
臉色顯得格外黃。

心緒像窗外的風攪雪，
在翻來覆去的閃晃；

唉！

運氣真是『倒殃』，
退出來月把他就病啦，
沒給革命出一點力量！
同志們每天在下邊活動，
特務漢奸才不敢很猖狂！

不分黑明白日一直跑，

戰鞋流血保家鄉！

都是一夥老窮人，

難道能

打死虎大家吃肉，

虎咬着各自受傷？

不，不能，

我的心真過不當；

明天又要出發，

我一定得下去跑一趟，

李政委不叫我去，

說我身體不強！

我不服氣，

跟他攔腰。

他說，

「老胡呀，

你細細想想，

好好休養身體，

也是爲革命保存力量！」

哎呀，

政委說的倒不差，

不過一直在家裏也悶的慌！

非下去捉個漢奸，

出出滿肚的冤枉……

心裏這些話，

像一連串火球，

燒紅了老胡的心臟！

增加了勇氣，

生出了力量，

他含着微笑，

輕輕地推着睡熟了的海棠。

她正做着美夢，

感到無限的甜和香——

村上的惡霸們，

已經統統殺光！

餓了娼子的狗頭，

抖了兔孫的腸。

哈哈……

竟在夢中笑出聲浪；

猛被丈夫一推，

她有點驚慌：

「鐵牛呀，

半夜啦你怎樣還不睡？」

「林瘋啦？

睡著覺還笑的滿漂亮！」

老胡摸着她的短髮，

眯睜着親親的眼光。

「阿！

你不知道，

既然笑，總有個名堂！

我夢見咱村的民兵，

把惡霸統統殺光！」

「哈哈，

真是夫妻們心投意合，

做個夢也是一模一樣。」

老胡心裏着，

他說出自己的主張。

「實說哇

海棠！

我把主意拿好啦，

這回非要下去幹一場！

把妳的夢變成事實，

再不用咱，

哭聲嘆氣，眼淚直掉！

「去，我到沒意見，就是你病才好哩，身上還是綿洋洋；恐怕跟不上隊伍，把你摔在路上。再說，後天就要過大年，實在有些不妥當。」

「海棠呀！

聽我講：

現在正是逃難哩，過不過年都一樣；一想起咱爹的死來，真要氣斷我的腸！

咱村一共毀壞七口人，都是一東半天」出的主張！趁過年這個空兒，定要捉住這個活閻王！爲咱爹，爲咱村，要好好報報冤枉。」

她笑了，用手按住他的胸膛。
「殺父冤仇應該報，你去哇，我不攔擋！」

雪花繼續飄着，他倆的心花徐徐開放……

二

天還是，
霧氣騰騰，
白色茫茫，
看樣子已有後半晌。

嘟嘟囔囔……
號聲嘹亮，
民兵們穿梭似的奔跑，
從四面八方，
一袋烟工夫，
擠滿了大場。

「快快哇，
人家都走啦，
趕緊給我弄點乾糧！」

老胡撲進屋裏，
急的手亂腳忙。

「咱又沒白麵，
去黑牛家借點來，
烙幾個餅你看怎樣？」

「可不敢，
你沒想想？
叫黑牛知道了，
我絕對去不上。」
老胡一把拉住她，
顯的很驚慌。

「拿上幾個黑饅頭……
我走呀，
你好好照養咱的小亮！」

「天太冷，

再拿上件衣裳……」

沒等她說完，

老胡已經跑到街上。

隊伍足足走了二里多地，

大雪還在紛紛下降，

老胡投進濃霧的大海裏，

飛也似的前進，

急急忙忙。

雪太厚，

路太光，

一跌又一跌，

墩的他屁股疼又疼；

他好像是個鐵人，

一切痛苦都不想，

只是顧着不零的腳印，

去尋找隊伍的方向。

「哎呀，

可找着啦，

我的親娘！」

他望着前邊長蛇般的黑影，

才慢慢把心放。

隊伍休息下了，

一個個都躺在路旁，

衣裳全凍成冰冷，

肚裏却像澆了熱湯。

老胡帶着萬分疲勞，

在人羣裏東瞧西望，

好不容易找着李政委，

他像辦了哈虧心事，

在人們面前贖罪一樣。

「李政委，

我……我來啦，

沒聽你的話，

請你原諒！」

「呵，老胡哥

你真是個模範兒郎！」

老李緊緊握住他的手，

眼淚滴濕胸膛。

「餓不餓，

我有乾糧！」

「不餓李政委，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這回能不能去俺村

把「東半天」捉上？」

「能，太能啦！

今夜就先到你莊；

我也想來，

這傢伙不除，

那一片老百姓越要受災殃！」

「對啦，

我贊成你的主張！」

老胡伸出大拇指頭，

在空中一晃。

「這次下去，

定要給他個冷不防！

路道我又熟，

你把寬心放！」

穿過河灘，

翻下山崗，

走不完的白色地氈，
望不盡的天色茫茫，
鷄叫兩三遍，
才摸到吳家莊，
碰的巧，
大雪天沒人站崗。

「一分像在外警戒，
二三分像馬上進莊，
有情況趕緊報告，
千萬不敢亂發槍，
沉住氣，
不要驚慌！」
命令傳下了，
好似斬釘截鐵。

老胡抖起精神，

踏著鞦韆爬上寨牆，
輕輕的開了門，
隊伍悄悄進了莊，
大家蹣手蹣腳地
從後門爬上平房。

屋子裏，
明晃晃，
「吳老爺，
快動筷哇，
自己人何必謙讓！」
哈哈，

哄笑一場：
「四季發財，
紅滿堂……」
「你們呀，

真是一班狐獾狗熊。」

「幹啥同志們，

機會真漂亮！

難道叫娼子在屋裏喝咱的血，

咱在外邊快要凍斷腸！」

二夥「小老虎」闖下了院，

呼的一聲闖進上房；

狗日的還發楞，

刺刀早已逼上胸膛。

老胡眼裏冒着火光，

一把抓住「東半天」的衣裳。

「混蛋，

日死你娘！

你小子也有今天的下場！」

「鐵牛爺，

何必這樣？

咱弟兄們，

你還得多多擔當！」

「東半天」渾身抖擻，

裝出一副笑像。

「少囉嗦，

再多嘴定把你狗命毀傷！」

說話間，已經給他上了綁。

「快說，

槍在什麼地方？」

「哎呀，

我不說謊，

自衛團才成立開，

眼下只有五枝槍！」

好像猛虎入了籠，

又似老鷹失了翅膀，
 隨說的句句是實話，
 再也不敢裝腔。

「不信？」

你問問自衛團長！」

「有，有，

在床底下放！」

這也算自衛團長，
 原來沒一點胆量，
 沒準追問他，
 就自動承當。

任務完成了，
 大家喜洋洋，
 兩隻吃人妖精，
 終久落入羅網！

老胡指着桌上的酒肉，
 笑的他

黃巴巴的臉上添了紅光。

「同志們，

這是我們的膏血，

大家都來陪一嚐！」

這酒席——

特意給我們預備下的禮物，

輕快地

送進「主人」的肚腸。

天明了，

槍聲不斷在響，

戰士們興奮着，

快步離開吳家莊。

禮

村裏的人騷動起來了，

心底漸漸發了亮！

霎時間

掀起一股風浪；

「鐵牛領着人馬，

活捉了「東半天」和自衛團長！

從今後東方烏雲散，

慢慢露出紅太陽！

多虧八路軍，

感謝共產黨！」

三

刮着冷風

東方漸漸發了亮。

「不用起哩，

你再騎騎；」

海棠說着頭，

坐在老胡的身旁。

「可不敢再病嘍，

我給你熬點辣湯！

老胡翻身，

睜開又困乏又愉快的眼，

「都成瞋病啦，

不過是着了點涼！」

他加重語氣，

提高了嗓。

「哈哈，

親愛的海棠，

捉住了「東半天」，

我的心勁就長了一丈！

呀，

就是犧牲了，
也很值當！」

「你說的那裏話，
以後咱窮人們就該萬壽無疆，
沒人壓迫咱啦，
可要過好時先！」
她柔聲地說着，
眼光飛在老胡的身上。

「俺起呀，
娘……」

小亮也醒了，
他從被窩裏爬出來，
赤條條的

像一隻剛生下的小白羊。
過幾年就三生（漢）了，

他倆愛他，
就如同明珠放在手掌。

「鐵牛回來啦，
聽說你捉住了一東半天，
可要報報我的冤枉！」
一個老太太走進來，
她提着一籃燒餅麻糖。

「可不要見笑，
也不過表表我的心腸！」

「真外氣，
看我大娘，

又不是旁人。」

爲民除害這是理所應當……
嘿，對不起妳噢，

我身上不得勁，
沒有起床；

不要見怪，

還得多多原諒！」

「可奇罕，大娘，

都是逃難哩，

妳有多少餘糧？」

海棠也插了嘴，

她把竹籃放在桌上。

「可不能，

不收就是看不起大娘！」

老太太拉扯急了，

把禮物倒在炕上，

「論起功勞來，

就該賞你黃金萬兩！」

她笑着，

抱起了小亮。

「孩孩，

給你糖糖。」

.....

「捉住了一東半天」，

除掉了活閻王！

胡鐵牛呀，

真算是本領高強！」

這消息像一陣霹靂，

打動了人們的心房；

人們

憂愁的臉上浮起微笑，

衷心地爲自己的恩人歌頌，

雲散了，

天氣清亮，

雲花在陽光下耀眼發光；

人們剛從炕上爬起來，
就去鐵牛家看望，
比趕會還熱鬧，
快擠塌這三間破房，
誰也願意多說幾句話，
活像一窩蜂亂嚷嚷！

「老胡哥，
你辛苦啦，
我給你募捐十斤白麵，
叫你好好休養！」

「鐵牛叔，
你安心養病哇，
我紡花賺了錢，
給你縫件新衣裳！」

「天晴啦，
咱開個鬥爭會，
跟「東半天」把理講講！」

「咱可要出出冤氣，
扒嘎狗兒的肚腸！」

「挖了他的心，
把狗頭掛在樹上！」
.....

「鐵牛哥，
我給你報告個好消息，
很是漂亮！」
小玉從院裏跑進來，
跑到老胡的身旁，
他驚喜着，

手脚亂忙。

「我聽李政委說來，」

今天要開會，

把「東半天」鬥爭一場！

還要選你當英雄，

看看榮光不榮光！」

說完了，

他抱住老胡的頭，

吃勁地搥了幾搥。

「擁護老胡哥，

祝鐵牛身體健康！

給咱除了一大害，

你真是青年的好榜樣！！」

大家歡呼着，

心在潑潑地跳蕩……………。

一九四七、二、二四寫於禮義鎮

主席臺

初
征

年青的媳婦們，老媽媽們，
不要擠呀，

娃娃跌倒了，哭了，

慶山哥的大門擠破了，

牆快擠倒了。

門擠破了換新的，

牆擠倒了重修漂亮的呀！

擠不進去的人們大聲地叫，

「抬出來呀，

咱們也得好好地看一看！」

慶山嫂剛洗罷白菜，

擦起衣角揩着手；

她紅着臉說話了：

「你們真會笑話人啦！

我又不是新姑娘，

有啥好看的？」

還不是這付窮樣子。」

人們大聲地笑，大聲地嚷：

「不是笑話呀，
這是咱武陵村的
從古到今的大事情！」

「今天呀，
你生新姑娘還新！」

「就因為你們窮，
你們老實，你們挺好，
你們帶着大家起來翻了身，
大家才選慶山哥當村長。」

「就因為窮人坐了天下，
大家才封你作掌印的『東宮』啊！」

二

東門外，三聲禮炮響了，

東門裏，主席台上的紅旗招過了，
四面八方的人
都往主席台前跑，
參加這莊嚴的「按印」大典。

人們都用笑咪咪的眼睛，
望着年青的慶山哥，
邁起闊步走上主席台。

是誰給他披上那麼長的
耀眼的紅綾帶？
是誰給他換上有藍格子的
新的包頭巾？

完全對呀，

咱們應該把他打扮得整潔嶄新的！

主席台下的人們，

國着外村來的代表，
 指手劃腳地，驕傲地，
 爭着介紹自己的新村長。

頭一次鬥爭會，
 就是他一五一十串通的，
 不是他，誰也不敢打頭陣，
 不是他把大家的痛處揭發了，
 大家的苦水就倒不完。

十冬臘月，他還穿個單布衫，
 到處跑，整夜不睡覺，
 他的眼睛老是通紅的，
 今天啦，太陽出山了，
 你看他的眼睛多麼亮！
 他那深深的黑瞳仁，
 給眼淚迷糊了三十年來的黑瞳仁，

照見過講不完的災難的
 不會說話的黑瞳仁，
 今天多亮呵！

他站在大旗底下，
 面對着一千零八十四個選民，
 不好意思地笑；
 那好看的紅綾帶子，
 跟大旗一樣的隨風飄。

三

可是那穿黑馬褂的
 賊眉賊眼的舊村長，
 捧着村公所的回章，
 厚着臉皮爬到台上了。

三天前，大家才算了他的賬。

打虎要拔牙，翻身要翻透；

叫他吃下去的通通吐乾淨。

叫他把壓人的石頭，

下村公所的大圖章

趕快交出來。

鑼鼓響了，放起鞭砲，

樂隊吹起笙笛，

全場人的眼睛，

望着那塊四方形的公所圖章。

「喝！血長大的傢伙，

不準他站着呀！

叫他跪下，用頭頂着交！」

「非得破九個響頭，

對着大家

向「印信」請罪呀！……」

可是老實的慶山哥，

對他太客氣了：

爲什麼那麼簡單地

便宜地把圖章接過來？

你忘了嘎慶山哥？

逃荒的那年，

全村的人都餓得不能動彈，

他家還是三天兩頭吃着乾撈麵。

你忘了皇協軍佔着的那年，

出不起捐項，交不起租，

你的二畝半地是誰霸去的？

你人老三代的紅契約，

是誰提着手槍搜去的？

憑那顆三寸長方的圖章——他說是印，

他催繳過民國四十八年的糧，

憑那顆「印」，

便逼着你媳婦

給他家磨了一個多月的麵，

你頭一個孩子就小產在磨旁邊！

.....

四

農會的僱工委員，

景寬叔叔突然吼起來，

跳上台去，

一掌把那傢伙打到台下了。

他喊着：「這是我們的台，

這是我們的世界，

滾你媽的蛋，斷日的！」

卑鄙的傢伙像一隻狗，

夾着尾巴逃跑了；

而我們的景寬叔呵，

怎麼又哭了？

他揩着眼淚，

嘴唇在發抖，

大聲嚷着：

「鄉親們，老爺爺兒們，

咱們爬上這擂台，

掌住這個「印」，

好不容易呀！.....」

台下的大聲音：「是的呀！.....」

「咱們世世代代的冤仇，

抓着河灘的沙子也數不清！

咱們世世代代受了多少苦哇！

受苦的日子，
今天才算滿貫啦！……」

「是的呀，一點也不錯！……」

「有腦筋的，你都想一想，

忘了沒有——

是誰幫咱們爬上這擂台？

是誰幫咱們掌住這圖章？

全場的人們轟動了！

「共產黨，八路軍！……」

骨頭癢了也忘不了啊！……」

五

吹喇叭的廣祥哥，
你吹得好哇！

吹笙笛的高家弟兄，
你拿出最高的本領，
細細的吹！

敲鑼鼓的小黑子，

用力敲得更響亮；

武委會主任李元同志，

把大旗舉得更高更高啊！

叫民兵給咱們開路，

叫慶山哥騎上

鬥爭得來的大白馬；

叫小雲姑娘，

把那一朵大紅花

輕輕地戴在慶山哥的前襟上。

再叫長得最棒的小伙子，
提着三八式和水連珠，

走在兩邊，
保護着咱們的村長，
再叫打小旗的。
這舌的學生娃娃，
排好隊伍跟在後面。

老媽媽們，姑娘們，
年青的媳婦們，
不大不小的弟兄們，父老們，
各村的來賓們，
全村的抬起了頭的公民們，
都跟上，走呵！
到大街上去遊行！

闊闊大步，

高興地走呵！
叫無恥的敵人，
見了咱們像打擺子一樣發抖！
叫所有的受過冤屈的人，
被人欺侮過的

受苦的人們，
都出來！跟着咱們走！
叫所有的長眼睛的人，
把眼睛睜大些，
看清楚這個時代，
該誰登上主席台？
看那些大膽的
不服水土的瘟神們，
敢不從台上滾下來！……！

一九四六、四、三十日於邯鄲

大進軍

虛句

——中原突圍記之一

一

日日夜夜的急行軍，

山，翻過去，

水，淌過去，

敵人的據點，

打過去呀！

二

下雨了，下得好猛呵！

從天上潑下來了，

從山上衝下來了，

田裏的水，漲了，

大路呀！變成了大河……

我們是沒有雨衣雨傘的隊伍呀！

我們是決不停止前進的隊伍呀！

在嘩啦啦的大雨裏，

在淋得眼睛都瞧不見的大雨裏，

前面傳來了命令，

我們到敵人那裏去休息！

三

夜色越走越蒼茫，
鐵路越走越近了！

那裏的敵人，

在等着我們去打呀！

那裏的砲在響，

槍在叫；

烏黑的天空，

在閃着火藥的亮光……

人們誰也不朝腳底下看，

向着敵人的陣地，

排山倒海地衝過去；

向着前衛部隊

打開的缺口直衝過去！

政治部的女教員，

累得病倒了！

發着高熱，

臉燒得飛紅，

眼裏冒火。

政委摸摸她的腦門說：

『留下來吧，同志！』

『一定得留下來……』

她望着政委慈祥的臉

激動得流淚說：

『我死也要跟着隊伍衝過去！』

她咬着牙，

跌倒又爬起，

一口氣跑了三十里。

衝到一個山嶺上，

隨披頭散髮，

緊握着政委的手，

「我勝利了！」
 說完她就暈倒了，
 暈倒在隊伍的後面，
 暈倒在黨的懷抱……

四

損電台的同志，
 被敵人的機槍，
 掃倒在鐵路上了！

小李，
 剛滿十二歲的小李呀！

却連忙捧掉背包和柴鍋，
 攙扶著

那麼高大的受傷者，
 小小的肩膀，
 還壓上那架

鮮血淋淋的電台呀！

衝過了封鎖線，

人們都舉手高呼：

「歡迎我們的小英雄！」

他却臉紅地笑着說：

「我是八路軍的小鬼。」

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於馬廠

人民功臣焦五保

劉金

三

四零七部焦五保，
工作積極呱呱叫。
互助組，數他好，
幫助同志直遇到。
行超軍，在前跑，
還給別人拿背包。
別人如果不讓拿，
他就氣的發牢騷。
若有同志走乏了，
他就上去扶住腰。

開故事，學雞叫，

聽的大家哈哈笑。
勁頭大，不疲勞，
不覺宿地就到了。

二

這些好處還不算，
走到住地就做飯。
打柴火，把水担，
坐鍋燒火直動彈。
又是和麵又是拌，
手又忙來足又亂。

拉風箱，把火扇，
 呼哩呼嚕一頭汗。
 讓別人，多休息，
 自己多勞沒怨言。
 感動班長車龍義，
 召開會議來動員。
 大家事，大家作，
 不要老叫五保幹。
 班長話，沒說完，
 五保馬上把話談。
 他們都是新戰士，
 軍隊生活不習慣。
 他們疲勞多休息，
 明天還要把路趕。
 只要他們不掉隊，
 我的心裏就喜歡。
 新戰士，很純贗，

拉住五保說一番。
 你對我們很關心，
 真如兄弟親一般。
 大家決心學五保，
 個個宣誓作模範。

三

十二月五號又出發，
 五保和大家相跟着。
 那個同志走不動，
 他給那個把槍拿。
 講古今，說笑話，
 說的大家不疲乏。
 獨垣曲，天快黑，
 休息吃飯把營紮。
 不多時，命令下，
 任務要把西城拿。

他班有兩個新同志，
 就是同山北方倆。
 五保給他多安頓，
 渾身收拾很利撒。
 你們眼在我身後，
 照住敵人據點摸。
 敵人城上發覺了，
 嘩嘩機槍往下打。
 同山本是新戰士，
 聽見槍聲就害怕。
 五保看見這光景，
 趕快上去安慰他。
 壯住胆，不要怕，
 敵人黑夜瞎胡打。
 你不亂跑莫吃虧，
 進城一定跟緊咱。
 攔城後，你看吧，

咱殺敵人如切瓜。
 炸彈響咚咚，
 機槍聲噠噠。
 這裏喊衝鋒，
 那裏喊叫殺。
 城裏一時大轟動，
 眼看敵人完蛋啦。

■

晚起來，真笑話，
 敵人臨死還掙扎。
 頑固軍官下命令，
 一定要把西門奪。
 同山一見着了慌，
 北方心慌亂如蕩。
 兩腿準備向後跑，
 五保一把拉住他。

莫要跑，別害怕，
咱有槍砲怕他啥。
刺刀準備好，
炸彈手中拿。
咱們人多它人少，
它來進攻消滅它。
看我打，你就打，
說着就把火線拉。
幾顆炸彈飛過去，
轟隆轟隆開了花。
頑軍一見着了慌，
翻轉屁股向後爬。
同山北方心歡喜，
原來敵人也怕咱。
同山好像上了癮，
炸彈越打越想打。
五保看見是機會，

不斷稱讚鼓勵他。
本來這是簡單事，
對於新兵鍛鍊大。
戰場帶領新戰士，
主要是撐腰壯胆想辦法。

五

阻击战，打的好，
戰鬥結束來檢討。
開會先要選英雄，
大家選了焦五保。
送到旅部羣英會，
特等英雄好稱號。
帶鮮花，上了報，
名揚四海都知道。
功勞簿上記一條，
五保立下大功勞。

上級知道這件事，
又下命令發號召，
真光榮，多麼好，
號召大家學五保，
大家應當齊努力，

自己好好作檢討，
那些缺點要去掉，
那些優點要提高，
不論你作什麼工作，
爭取模範最重要。

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

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啟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854.5
894

.5